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續筆 目錄 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貢生臣蕭志鴻

容齋續筆目錄

卷一

顔魯公戒石銘

雙生子李建州

侍從官存亡大計

唐人詩不傳秦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田宅契券取直

卷二

卷四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三

卷十四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續筆目録

容齋續筆卷一 十八則

宋 洪邁 撰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閑之燕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煞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裒臆說綴于後懼與前書

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月十日邁序

顔魯公

顔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来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為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為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為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

以為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宫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徃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既知杞之惡已盡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逺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為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為可恨司空圖隠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為衰野墮笏失儀

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囚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貞元反正實為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之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

煥有野人閒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頌令箴載蜀王孟昶為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寛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禄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偽之君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

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為弟巳時為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

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為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為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為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敓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為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為頻

繼往禱而祝之云侯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為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録載一事亦以為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官令文所載也紹興三十一年元顔亮死于廣陵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大觀文為行宫留守寄聲欲聯名衆以名位不同為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内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内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執

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襲許表

不能用後皆為操所滅唐兵徂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懐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為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虚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不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衆合戰身為人擒國随以滅唐莊宗既取河北

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陜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彦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為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羣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内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鋭

以擊之此解圍一筭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敵騎長驅孤軍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噬臍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録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任登封

尉盡寫所為詩投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廸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别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于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

其名者寡矣而况於詩乎乃知前賢遺槀湮沒非一真可惜也

泰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輙注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

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顔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令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為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為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為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賖立

歲月坐是抬激訐訴頃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偽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為取之義既下有司而户部引條制沮其説

公子奚斯

閟宫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説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揚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睎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

其過耳故吳秘又巧為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閟公之廟亦睎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于義迂矣司馬温公亦以謂奚斯作閟宫之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于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

觀韓文公送石洪温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

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劔南節度

嚴武辟爲条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来幕下只

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已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

遂怱怱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别業未敢息

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

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

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来其中不可

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㫖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

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衛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開唐髙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

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畤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為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

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刼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甚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于墓陽為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為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荅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䘏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絶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饑唯恨垂缺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裛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户參軍同正李德裕狀

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葢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髙義絶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輙

寄聲張淵道為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為餽公嘗答書云愚之為已為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于張氏姚崇曾孫勗為李公厚善及李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

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為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為主船官太原有挏馬官主牧馬元名家馬官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

嚴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洭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朐忌魚復有橘官鄱陽黄金釆主釆金亦有官在内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斡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葢以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别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

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續筆卷二十八則

宋 洪邁 撰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襃美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

以仁宗為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為右正言崔鶠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澥吏部侍郎按若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絶相似蓋澥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

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晋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

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内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携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

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其義亦然

存殁絶句

杜子美有存殁絶句二首云席讌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曽有山水人間不觧重驊騮每篇一存一殁盖席讌曹霸存畢鄭殁也黄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覔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

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黄生爭辯最詳黄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

足令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為愚遂罷顔師古注云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為喻也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序書明

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為甚本傳云釋之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後拜為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

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寃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為證太后亦以為無反事乃得赦出釋

之正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為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為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按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

徃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纔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纔三日置郵傳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

方為漢将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来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為而止一戰而没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将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来大槍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大半為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来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

破之今弃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不前魏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為不可魏主名使還英表稱必克為曹景宗韋叡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為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為戊己之己予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己（音紀）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巳（音似）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

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于是為午故巳曰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

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来盖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已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

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氂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

之譜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坂公孫舞劍器行終篇

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中霄焚九廟雲漢為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内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宫火徹明南内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髙仙人張内樂王母獻宫桃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

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闘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絶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閬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曽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已樂邠王小管李謨笛

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拏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㒩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閫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命尤當以恭順為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復長安功名震

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名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為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盖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頴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秘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秘書郎史

魏公直翁挍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碏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為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為皇太太后光武廢太

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

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懇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隷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為侍中為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徳安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馴致攝簒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

氏三世為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簒魏為晉而矯之子騫乃用佐命勲位極公輔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為温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温往反密計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為有大義之風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横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其彊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為

横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即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埶圃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為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

有數自非童騃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待於疎遠游客為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為多一以為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鼂錯說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分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非計也是時反者即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

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巳則善矣

容齋續筆卷二

容齋續筆卷三 十八則

宋 洪邁 撰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据以為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為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傅説在巖野爰立作相三

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逺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既濟書之無逸詩之殷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於是為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為強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其為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鄧禹見

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説帝延攬英雄務悦民心立
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
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
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為落落難合
而事竟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荆州用武之國益州
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荆益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

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
太宗為記室即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
大勲至於為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
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為唐
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
撓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
家之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
為内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俟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既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顓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慕商鞅為人茍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詒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覊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慼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盖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磊磊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為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為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

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為賊所圍慈為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為揚州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便前鬬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為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烈義為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

四十一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為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擥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閭尚憶神亭之事蓋為是也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謚周之政

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謐之徒附會為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字至威烈貞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子曰貞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國朝祖宗謚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

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盖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没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趾者反棄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

止輦受言令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曽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

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為畫馬奪真圉人太僕所為不樂是不然圉人太僕盖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黄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曽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内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

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既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歟摽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柟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柟異亦非茂木盖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蘺蘼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芧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斵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鳬渚桂殿蘭宫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黄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虚邱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

卧鼓偃旗養威蓄鋭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邛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貙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跆籍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鬬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鳬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

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捩柂開頭門巷荆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閒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橋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

鴛瓦漢宫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遥碧落寛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黄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黄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踈鐘對休燈滅燭江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户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斡旋盖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

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況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臺諫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

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為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温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令兩者合為一府居

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不相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為四入頭固有盡歷四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謂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謂三司使開封府）不為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

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即為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盖秦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刼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

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内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啻草莽而二説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説

黄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説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瀰九縣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

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

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錢仲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為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為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劒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集同謂補合也以旌直臣劉聰為劉后起䳒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聞之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園為納賢園堂為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由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易為力若元達之命在

須臾間聽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朓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聽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横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

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裁松詩

白樂天裁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色雲濕煙霏霏裁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乾道已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值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為固不能

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為喜鵲聲為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閒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勑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

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鷺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觜烏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遥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烏所止家家産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按微之所賦云巫言此烏至財産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孳

專聽烏喜怒信受若長離令之烏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鵶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烏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為乙聲以十干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續筆卷三